

樱花的意象、哲思与漫游

黄蓓

日本明治维新早期,有人提议樱花代表落后的“封建日本”,应该以菊花来替代,樱树也应该加以砍伐,因为樱花没有经济价值。不过,最终支持樱花代表现代日本的意见得以胜出,樱花在日本逐渐被普遍认同为国花。



奥村土牛《吉野》

今年的樱花季尤为不同,无论是京都、东京、伊豆,还是温哥华、华盛顿、武汉,缤纷落英或难亲自感知。今年星巴克的樱花季限定是梦幻的“紫樱”主题,国货品牌延中汽水也推出了“沁樱”新品,此种种种,皆是希望沁人心脾的樱花口味带给人温暖治愈的感觉。各种“线上云赏樱”的活动,虽是非常时期的替代,多少也能传递樱花时节的美好。人闲难得花依旧,惟愿花开人长久,且细说一番樱花。

川端康成的樱花意象

河津,是伊豆半岛乃至日本列岛樱花最早盛开的地方,每逢2月初至3月中的花期,以河津川沿岸为中心的8000多株“河津樱”绵延成长达10公里的花海,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从河津川入海口到河津站将近4公里的赏樱大道,大片粉樱与河水交相辉映,游客常常多达百万。河津川因川端康成的小说《伊豆的舞女》,早已成为旅游胜地,上游“踊子步道”是川端康成笔下的“我”和舞女萌发纯情之爱的地方,这条步道从天城山净莲瀑布开始,穿过天城山隧道、河津七泷,最后到达汤野,全长21公里,徒步需要六个半小时。

1918年10月末,19岁的高一学生川端康成第一次踏上伊豆的山川,正是在这次旅行中,他与巡回艺人一行邂逅。1922年7月川端康成第二次来到伊豆,当时他刚和伊藤初代解除婚约,在失意和疗伤的心境下写了《汤岛的回忆》,这是后来《伊豆的舞女》和《少年》的雏形。1924年晚秋到1926年4月,大学毕业而后三年的川端康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伊豆半岛的汤岛度过的。他在《独影自命》中写道:“我认为汤岛是我如今的第二故乡”,“这二、三年,可以说我是伊豆人了。”

1925年,26岁的川端康成半年时间呆在汤岛的汤本馆,那年5月他与松林秀子初次邂逅。1926年的大部分时间川端康成依然在汤本馆度过,他不仅迷上了围棋和台球,而且开始与秀子一起生活,他的小说《伊豆的舞女》也在这一年发表。川端康成在约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年都到伊豆的汤岛旅行。

伊豆的生活经验和旅行经历,幻化成了《伊豆的舞女》《南伊豆纪行》《汤岛的回忆》《伊豆之归》《伊豆温泉记》《温泉场的事》《温泉宿》《椿》《旅人宿》《舞女旅行风俗》等等,构成了川端康成多姿多彩的“伊豆世界”。川端康成在《南伊豆纪行》中写道:“对于我来说,无家的哀愁和游子的缱绻之情早已渗入我的心田。”在《伊豆的舞女》1927年版后记中,他提到“我十几次或者说几十次都是抱着生活上的一些痛苦才来到天城山山麓的”。伊豆半岛的旖旎景色和淳朴民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川端康成的精神庇护所。

川端康成沉醉于伊豆的雾霭、春雨、溪水和月光等自然景色,对伊豆的石楠、茶花、竹林等植被花木也饱含深情,河津的樱花大道距离“踊子步道”的终点汤野不算太远,但川端康成却没有重墨描绘过河津樱。这是因为,河津樱的盛景初现,是在川端康成初识伊豆山川大约50年后。1955年静冈县贺茂郡河津町的一位居民饭田胜美在河边枯草中发现了默默无闻的河津樱,把这颗樱树移种到了河津站附近的自家庭院,经过11年的悉心照顾,樱树终于开出粉红色的繁花,1974年它被正式命名为“河津樱”,此时川端康成已经去世两年了。

日本全国的河津樱都来自饭田家这棵原木。河津樱是一个天然杂交的樱花品种,它的双亲中有一位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大岛樱,另一位则是从中国引入的钟花樱桃,钟花樱桃原

产台湾,在台湾被称为山樱花或绯樱,在日本则被称为寒绯樱,被认为是“早樱之母”。河津樱花量大,花色粉红,有20—30天的较长花期,鳞片外面近先端有毛,具有比较明显的寒绯樱特色,与最为常见的染井吉野樱不同。

河津七泷是河津川上游七个瀑布的总称,是《伊豆的舞女》最核心的场景,也是“踊子步道”的精华所在,那里有多座男女主人公的雕像。河津七泷环状桥是当地为解决山路高低落差过大而设计的特殊道路,这条总长1064公尺的环状道路周围种满河津樱,形成了独特的环形花海,樱花季夜间点灯时常常人流如织。《伊豆的舞女》曾经六次被翻拍成电影,人们能够在此尽情观赏川端康成失之交臂的樱花盛景。

日本樱花有三百多个品种,不同品种的赏樱体验各不相同。最有名的京都平安神宫樱花与东京上野公园的樱花就很不一样。“真一给千重子来电话,邀她去平安神宫观赏樱花”,这是《古都》的开篇。川端康成曾经一度想以北山杉来替代被日本作家写滥了的樱花,但是日本的春日要绕过樱花,实在太难了。千重子把真一引到神宫回廊另一个拐弯的地方,让他看那里的一棵樱树,真一望着那棵樱树说道:“它的枝桠下垂,像垂柳一般,并且伸张开去”,“不论是垂下的细枝,还是花儿,都使人感到十分温柔和丰盛……”这是川端康成最钟情的樱花品种——垂樱。在真一与千重子的对话中,樱花的意象不仅是女性的和温柔的,同时也是丰盛的和伤感的。“那边的红色垂樱美丽极了,千重子走到樱树荫下,微风轻轻地吹拂过来,花儿飘落在她的脚边和肩上。”千重子在神苑中寻找真一,真一躺在垂樱树下,身上落满了垂樱花瓣……“物哀”与“幽玄”是日本的传统理念,川端

康成在《古都》中力图回归日本传统美的理想,他将樱花的纯洁美与女性的悲哀美融为一体,千重子的哀感在春天樱花盛开的日子里得以消解。

齐齐开谢的樱花,在短暂的绚烂中决绝地离去,会令人联想到日本人的生死观与集体主义,并进而与日本历史上的武士道精神产生某种勾连,军国主义者更是常常曲解樱花所体现的“壮烈美”。但川端康成不赞成这些错误的解释,他认为当战争的阴霾笼罩内心的时候,当物我两分的时候,即使樱花盛开也无法让人宽慰。在他的笔下,从伊豆的热海到热川的路上,恬静的大海像樱花盛开时节淡云蔽空的和煦天气,比起街衢、山间和野外的那种景色,却使人徒然地感到郁闷;在伊豆的热川,樱花的盛开也并不能带来欣喜,而是令人头脑混沌,变得焦灼。在《古都》中,当真一在听千重子形容他的脸像宝刀时,他心里洋溢着一股激情,说道:“这把宝刀是不伤人的,何况又是在樱花树下呢?”川端康成还写道:“倘使没有樱花,那劲松的翠绿倒也能引人入胜。不,就是现在,松木的郁郁清翠和池子的悠悠绿水,也能把垂樱的簇簇红花,衬得更加鲜艳夺目。”川端康成认为樱花具有“物哀”的阴柔美和“毅然赴死”的阳刚美双重涵义,两者的和谐统一,才构成了日本传统文化对樱花的理解,才完成了外在善良品性与内在真实心灵的完美融合。

川端康成在《写完〈古都〉之后》一文中写道:“樱花盛开最美的时候,是在一日之晨。”在古都的春晨里,樱花的意象是真正能够代表日本传统的文化“故乡”。1968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授予川端康成当年度的文学奖时,称赞他“以丰富的感情、高超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这是对《雪国》《千只鹤》《古都》等伟大文学作

品的褒奖,同样也适用于川端康成伊豆题材的早期作品,这同时也是对包括樱花意象在内、浸润了山川秀色与心灵脉动的日本传统之美的褒扬。

西田几多郎的樱花哲思

2015年5月底,武汉的樱花已经谢幕一个多月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邀请著名哲学家、佛教学者、日本东洋大学校长竹村牧男作题为《禅者与哲学家交流的思想轨迹——铃木大拙与西田几多郎》的报告。竹村牧男认为铃木大拙是一位代表日本的世界级思想家,西田几多郎则是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哲学家。铃木大拙与西田几多郎,生逢江户时代幕藩体制逐渐崩溃、近代国家建设开始举步之际,他们少年时期相识于共同就读的金泽第四高级中学,一起感受了寻求自由与独立的社会风潮。中学毕业后,西田就读于东京大学研究哲学,大拙则进入镰仓的圆觉寺钻研禅法,二人友情日益深厚,书信往来常年不断,深入探讨东西方哲学与思想文化,对禅宗与基督教之间的碰撞尤为关切。西田几多郎1910年起任京都大学副教授、教授,1911年发表《善之研究》,后陆续发表《自觉的直观与反省》《无的自觉限定》《哲学的根本问题》《艺术与道德》等,确立了独特的“西田哲学”体系,把东方佛教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熔于一炉,打造了影响深远的“京都学派”。

京都都是日本最负盛名的赏樱之地,平安神宫和御苑堪称京都赏樱中心,然后逐渐过渡到岚山、嵯峨野,最后到达鞍马、大原。西枝垂樱、染井吉野樱与红枝垂樱,并称京都三大名樱。